

写地书的老人

□ 黄 晔 (湖北, 教师)

第一次在小区的活动场看到他, 我有些吃惊。

他没有左小臂和左手, 胳膊肘处有缝合的疤痕。一只小水桶放在一旁, 他右手拿着一支半人高的地书笔, 在方格形的地砖上写字。写的都是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唐诗, 还有毛泽东诗词的句子。我恰巧开始练毛笔字, 就站在旁边多看了一会儿。老人问: 你也写字吗? 我说才开始学, 在临《曹全碑》。他说从隶书入手啊, 也可以, 有时间来交流一下吧。我笑笑, 因为买的菜太重, 就离开了。

又一次看到他, 是和丈夫一起。丈夫鼓动我也拿笔写几个, 老人笑着把笔递过来, 我却没敢接, 这如椽的大笔, 我担心

自己没有那个力量掌控, 写不好岂不是丢丑。

前天买完菜回来, 又碰到他在写字。他应该是认出了我, 笑笑打招呼。我问他: 您这笔是买的吗? 他说: 买的笔不经用, 这是我自己做的, 废物利用。他把笔夹在左胳膊下, 指着告诉我: 笔杆是人家丢掉的钓鱼竿, 笔头是用废的海绵拖把头, 连接笔头和笔杆的几个大小不一的旋转盖, 是不同的饮料瓶盖子。我一边听一边啧啧称赞, 问: 海绵头不好塑形吧? 他笑道: 简单, 等它干了硬了, 用刀很好削的。

又聊到写字的话题。得知老人在厂里上班时受伤, 退休后到市区带孙子, 闲暇时间不爱打牌不爱闲逛, 就写写字, 消磨

时间。他说: 我也是自己琢磨, 看到哪个字写得好, 就临摹, 家里的纸写了几大堆了。后来看有人写地书, 觉得这办法好, 就开始写。我夸他写得好, 他谦虚地说: 小区里有好些人写字的, 不过他们都不写地书。我倒觉得写地书好, 省钱吧, 还能下楼活动, 呼吸新鲜空气, 还可以和别人交流, 比闷在屋里好。说得我连连点头, 都想买一支地书笔试试了。

老人又邀请我写几个字, 我还是不敢上阵, 他哈哈笑着说: 就是我喜欢出头吧, 我不怕丢丑, 自己开心就好了。这话让我有些羞惭, 终究还是不能放下那一点面子, 还要继续往纯净修炼。



家博会

□ 尹 画 (上海, 职员)

今年, 是我们家“家博会”举办的第12个年头。

时间回溯到2010年。那年夏天, 上海举办了世博会, 大家排着长队都去打了卡。结束后, 大舅舅提议, 不如我们也搞个热闹闹的“家博会”吧。

婆婆总共有兄弟姐妹6人, 大舅舅是全家的代表性人物。大舅舅一倡议, 众人皆说好。于是, 紧跟世博会的步伐, 同年我们的第一届家博会也诞生了。

家博会的举办方式很简单, 就是聚会、吃饭、聊天。每年除清明节之外, 其余6个法定节假日, 由兄弟姐妹6家轮流做东, 一年恰好轮个遍。

热心的姨父, 设计了家博会的会旗和

logo。会旗呈黄色, logo是一个绿色的“家”字, “家”字做了变体, 形如一间屋子的造型。每次家博会的最后一个环节, 便是隆重进行会旗的交接仪式。上任家庭将会旗郑重地交接给下任家庭, 两个家庭成员合影留念, 其他家庭成员鼓掌做啦啦队员。

聚会吃两顿。午餐在家中, 晚餐在饭店。起先, 午餐由做东家庭各自大显身手, 烧出拿手好菜。好吃是好吃, 但烧一顿饭算算人头就知道非常辛苦。兄弟姐妹各自拖儿带女, 毛估估一次聚会有近20人, 掌厨的可真累得够呛。

五年后, 大舅舅又倡议, 以后家博会午餐只许吃馄饨, 违者罚款。理由是兄弟姐妹都上了年纪, 准备20人的饭菜着实辛

苦, 毕竟身体才是第一本钱。大家自然又一致同意。

于是, 现在的家博会氛围就轻松多了。提前包好馄饨, 一人一碗, 不够再加, 各家做东都如此, 公平、统一、省事。晚餐照旧上馆子, 兄弟姐妹孩子们以聊天说笑为主, 这才体现出家博会的主题: 轻松喜庆, 让大家关系更紧密。

我们的家博会晚餐还有重头大戏: 老一辈才艺表演。大舅舅讲故事、小姨父唱沪剧、大姨父唱红歌……对了, 忘了说, 我们的家博会还有会歌呢, 是小姨父作词作曲的《家博会之歌》: “春暖花开好时节, 心静情思家博会。中午小吃随心点, 晚上欢宴大厨房……”

